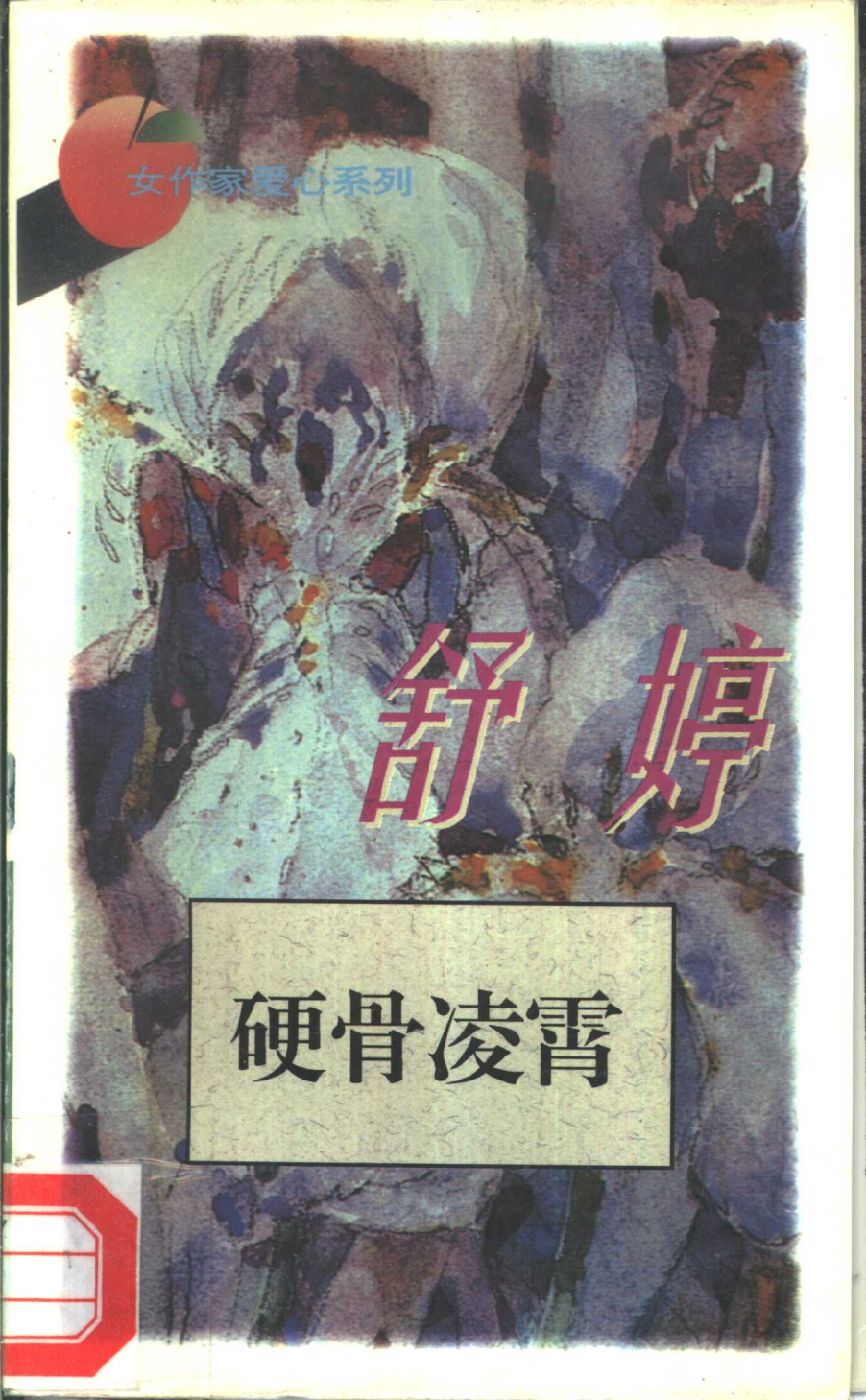




女作家爱心系列



舒婷

硬骨凌霄



□ 女作家爱心系列

硬骨凌霄

□ 舒婷

□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硬骨凌霄/舒 婷著

ISBN7—80607—027—3 ¥8.40 元

I. 硬…

I. 舒…

Ⅲ. 散文—中国—当代

IV. 267

硬骨凌霄

舒 婷著

终 审:成 平

策 划:成 平 吕唯唯

责任编辑:胡的清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江西省宜黄县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6.75 字数:115千字

版 次:1994年9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3次印刷

印 数:13501—18500册

ISBN7—80607—027—3/I·12

定 价:8.40元(简精装)



舒婷

舒婷,女,1952年出生。厦门人。祖籍泉州。1969年开始创作,1979年得以公开发表。主要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等。作品翻译成20多国文字。境外出版5个语种的诗集单译本。

女作家爱心系列

张 洁

何必当初

舒 婷

硬骨凌霄

池 莉

怎么爱你

也不够

斯 好

爱情是风

策 划:成 平

吕唯唯

责任编辑:胡的清

装帧设计:吕唯唯

目 录

老家的陈皮芝麻儿	5
黑 翼	10
孩提纪事	17
童年絮味	25
在那颗星子下	29
“怎么你们都不离婚？”	32
缅 根	36
情话·情书·情人	41
大 风 箏	46
我儿子一家	50
你见过这个小男孩吗？	55

狗·猫·鼠	58
儿子的天地	63
花 事	76

清明剪雨	81
硬骨凌霄	85
多情还数中年	89
“神启”	92
源源本本	95
仁山智水	98
笑靥千秋	102
为伊憔悴终不悔	105
“寒窑”古今	108

给她一个足够的空间	112
无计可潇洒	117
有恃无恐	121
最是寂寞女儿心	125
小气的男人与撒谎的女人	130
天上掉下一个“阿不婆”	135
你摇晃不摇晃	140
别一种人生	145

洁白的祝福	157
-------------	-----

一朵小花.....	162
梦入何乡.....	165
梅在那山.....	171
小桥流水人家.....	176

文学女人.....	181
女儿梦南国.....	192
唐敏和她的《诚》.....	195
红草莓诗人.....	199
自在人生浅谈写.....	205
我读《行走的风景》.....	211

7

1

.

.

老家的陈皮芝麻儿

外公深目直鼻薄唇，高个子白皮肤，据说遗传自他的母亲。闽南一带有不少混血儿，荷兰海盗、西班牙商船，还有阿拉伯人群居地。外公的母亲早逝，父亲续弦，所生诸儿都单眼皮塌鼻子，外公的模样越发触目不讨人喜欢。十六岁那年，继母借一件小事持菜刀追外公，他因病卧床的父亲惊起胳膊相救，一膀砍伤，血流如注，从此不治。当天晚上，外公只身搭船来厦门，从布店学徒做起，挣下两三间绸缎庄，生育十一个子女成活八个，不曾回乡过。

外婆告诉我这一故事：

外公九岁那年，家中虽已破落，还养有丫头妈子长工。外公为继母所不容，竟被撵到山上放羊。

将到日午，夏阳灼灼，突然天像要塌下来似的昏黑一片，只见一条乌龙自头顶翻滚腾跃而过，咯喇喇之声不绝。外公孩子性情，纵身一跳，牧羊杆凭空击去，只

听“当”地一声，掉下一锭元宝来，砸在腿骨上。

腿骨上的瘀青不久肿起化脓溃烂，求医问药，直到银元宝用完，伤口才痊愈。

外婆用缝衣针在发髻上划了划，总结说：银子还回去了不打紧，还捱了一个多月的皮肉之苦。

外婆的故事挺长。

外婆的父亲是个衙门小师爷，大概算小知识分子。他干没干坏事我不知道，据我外婆口碑，似乎我这位外公祖不但豁达，还有些民主思想。

冬天，很冷。吃完晚饭洗过脚，女人孩子都上床等着，火笼里煨着几颗毕剥响的板栗。一听到门外咳嗽声，外婆抢先扶着墙去拔门栓，那时外婆刚裹脚。原先父亲是极力反对的，但后来提亲的人一听说是大脚片子，规格降了好几分。无奈，外婆八岁裹足，惨叫悲啼自不待说。外公祖营救无方，便每天向货郎担租一本书回家“说古”。我外婆虽没正式读书，但是从《西厢》到《七侠五义》，所有细节后来一无疏漏又照搬给我。只是当年外婆是用小手捏着小粽子一样的脚丫子，一边受着烙刑一边听《窦娥冤》，我那先祖用鼻子蹭着发黄的小册子就着剔亮的油灯用古人的悲欢离合抚慰小女儿。我则是把双手插在外婆的皮袄里，听外婆讲下边一则真人真事：

外婆老家住的是漳州一带常见的平屋，屋后一小院。院墙中间长一巨株老龙眼。向阳这方硕果累累且清甜多汁，背阴那面只长枝叶。邻家妇人短见，每逢口角便拿

晾衣的竹竿殴打树身，口咒：“打你这抢风水的！”渐渐，这树枯了半边。南方多台风，枯枝碎叶，一再打破天窗，使大雨直打入屋。果实熟的时候，邻家孩子翻墙越屋过来骚扰，外公祖不耐女人聒噪，请人来斫树。

两三工人叮叮当当刀斧相加，老树颤抖着淌出浓稠的褐汁终于放松土地倒下，这才发现树根原是蟠在一口深井里。怪不得无论天多旱，那龙眼果总是一泡蜜汁。

工人来禀报。外公祖说，一并淘了吧。院里有口井，女眷们洗衣淘米省得到村口去。

于是淘井。

又来禀报。这次惊惶中带几分诡异，那工头说：“老板，井里像有东西哩？”外公祖袍袖一挥：“见者有份，对半如何？”

全家人闻声而动，拥着先祖站在院子里。

递上来一个用油纸扎紧的坛子。

工头抖索着解开一层油纸，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直解了七层油纸。乌压压的脑袋都拢过来，映在一坛清水里。

是的，一坛清水。那水极清极凉，看一眼直沁入五脏六腑，许久缓不过来。

外婆说，那坛子家人用来腌萝卜，年年都有孕妇、酒徒来求去解馋下酒。

我追问不休：那里的水呢，为什么不喝了呢？

于是，我妈妈又有一个故事：

这是外婆叔伯辈的事，因为不光彩，好强的外婆不提，倒是我妈妈小时候从老妗婆那儿听来的。据说这故事影响了外婆族中好几代人的道德观。

这位叔伯祖是个读书人，与人相伴赴京赶考。那人带了沉甸甸一褡银子。想想百多年前，既无火车也无油轮，从漳州步行进京，换洗的衫裤也只得带一套，银子却是不能少的。

我那位祖宗见财起意，在城隍庙歇夜时，把那人用砖头砸死了。临时揪了块布幔把香炉团起，银子就塞在香炉里，把香炉埋在神龛下，然后去报官。那官又不是什么包公，见都是儒子，行装简单，并无赃据，草草结案，只当过路毛贼所为。

事后，那凶手觑机去挖赃物，战战兢兢打开香炉，却见惟有一炉清汪汪的水。他仰天长叹：“我的福份真是薄啊，白白伤了一条人命！”心有不甘，正渴着，捧起香炉痛饮。“哇”地一声，那人两眼翻白，一锭银子卡在喉咙里，进出不得，活活噎死。

我大嚷：胡说！这明明是一则民间故事，我在哪本书读过的？

妈妈不答，红着眼睛。

妈妈是出纳，那天办公桌忘了上锁，有内贼快手取走了一笔公款，或许妈妈指望那钱到贼口袋里之后只是湿漉漉的水而已，但妈妈却不能拿清水去赔账。

我和妹妹原计划要购买的大雨靴没有买成。那个梅

雨天，一直湿冷着的，是我们姐妹俩的脚丫子哩！

1993年3月1日

黑 翼

一 铁嫂的丧事

那一个令人心悸的夜晚没有任何预兆。只记得那个工作日格外劳累，由于不肯奉命调到厂宣传组去吹喇叭，又被流言和冷眼伤了心。

当我扶着女式自行车走进我所熟悉的小巷，那儿正在办丧事。

这条小巷有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叫九曲巷，可见其深邃，其曲折，其诡秘了。巷口常有一架手摇缝纫机。咔嚓嚓地操劳着。由这台缝纫机所抚养的两个捡来的癞痢头已长成半大小伙子，自家生的小闺女刚能坐在路灯下锁扣眼，老掉牙的缝纫机突然断了心轴，不响了。

因丈夫是个醉醺醺的打铁仔而缘名为铁嫂的女人，头朝内躺在窄小的厅堂里。厅堂不过是从十平方米的房

间勉强分出来的一条走廊而已，兼做饭、洗涤，两个儿子夜间搭铺板。因此这瘦小的女人便把一双蜡黄的光脚伸到门外来，小闺女还来不及给她穿鞋。

泥泞、幽深，路灯朦朦的小巷，委屈在这个女人的身后，像一篇无言的履历，令人不忍卒读。

于是想，在打铁铺做徒工的两个儿子会不会失去约束一头栽在酒杯里，小女儿再不能背着碎布头缀成的书包上学，而要到什么人家去打零工；于是想，外婆要是还在世，该会多么难过。政治瘟疫猖獗时，铁嫂每天傍晚从坐在石条上，或坐在自家门口乘凉的人们面前经过，被两排齐崭崭火辣辣的目光所侦视着，恬然走进我家大门紧闭的小洋楼。我外婆扶着楼窗老泪模糊地守候着她；

于是想，放学后将书包远远瞄准了投过去，一掷就掷在她身后的碎布筐里，便去小巷疯跑，跑得满头大汗，用她的大花碗喝甜草根茶，在她的盆里洗泥污的手，洗脚丫子，再整整齐齐穿上鞋袜，去哄骗严禁打赤脚的老外婆，和我们联合作弊的铁嫂屡屡从缝纫车后面抬起头关照我们，笑容像晚秋的菊花有古朴久远的清香；

于是想她炊的南瓜糕；

于是想她抚在我额上那一双粗糙的手，有那么多裂口和烂皮；

于是，于是便不会思想了。